

交大與我

抗戰時期我的流亡求學生涯



唐礦三四 幸秋潭

揚州瘦西湖五亭橋

談到交大與我，說來話長，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，為了故事的完整，必須從讀初中開始，因從那時起交大就在我心中萌芽了。我讀的是江西省立南昌第一中學，民國二十四年秋季由初二升到初三，其時來了一位物理老師，英俊瀟灑，風度翩翩，談吐舉止，器宇軒昂，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。我不喜歡死背的東西，對偏重推理的課程比較有興趣，因此對物理課特別用心聽講。由於對他的崇敬，很想知道他的來歷，打聽之下，原來他是上海交大剛畢業初來任教的。一般大學剛畢業來任教的老師起薪是每月銀圓壹佰元，而初來乍到的他卻是壹佰貳拾元。原因是交大畢業生特別優秀，在社會上大家搶著要，從而身價不凡了。我除對物理非常有興趣外，也因他的關係，打定主意，將來要考上交大，此一意志的堅定與日俱增。後來雖經過不少磨難，也未嘗稍有動搖，可是經過調查，考上交大並非易事，江西每年不過考上一二名而已。

在此請容我稍提一點題外的話。當時初三中國文選的一篇文章中有句：「幸秋潭不涸老

蛟賴以長生」。有人就以此在壁報上徵求上聯。我是三丙，恰巧三甲有位叫謝天恩的同學，不久便有人以「謝天恩及時久旱逢茲霖雨」應對。此聯對仗雖不甚工整，但大體說來，還過得去，可是從此在一中「幸秋潭」三字就大大有名了，「謝天恩」也是如此！

民國二十五年，我初中畢業，以成績優異，直升高中，但我放棄了這份榮譽，毅然而然千里迢迢的去報考江蘇省立揚州中學，因揚中似乎是進交大的捷徑，換句話說揚中就是交大的先修班。當然某些高水準的高中，如上中、蘇中、杭中等的學生也能考上交大，但沒有揚中考上的多。話說回來，要進揚中又談何容易，以當時江西學生的教育水準而言，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去與全國無數精英爭百名左右的名額（揚中高中普通科每年招生兩班），真是不自量力，無怪乎要名落孫山。俗話說失敗為成功之母，我毫不氣餒的再接再勵，回家一趟後，重整行裝，再去揚州參加他們的補習班。此時母親已身患重病，倚門送兒，黯然生離，我立志既堅，也來不及考慮後果，決然就道。該學

期終了，當我在考最後幾場時，我收到一位友人的聖誕卡，上面附有一行小字：「朋友，母親為你們辛勞而逝，你要格外的努力啊！」一見此言，肝膽俱裂，傷心欲絕，悲痛萬分！稍事收拾，即兼程返里。一入家門，見母親遺像高懸中堂，香煙繚繞，幽明異路。我撲倒在地，痛哭嚎啕！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，連這話都忘了，我真是不孝！

二十六年暑假，在激烈競爭之下，終於天從人願，考上了揚中，而踏進交大之門的願望也跨前了一大步。考過回鄉，休息調和，兩個月後，重別家園，赴揚註冊。從家鄉修水負笈跋涉到揚州，先是三百餘華里的山路或水路，然後經九江，過鎮江方可抵達。此時蘆溝橋事變業已發生，抗日聖戰，全面展開，日機在中國各地濫施轟炸，招商局維持長江航運的幾條客輪，多被炸沉，僅有者，已經很難應付商旅及逃難人潮了。我在九江候船，一連多日，親朋好友都勸我不要冒此生命危險，我想為了投考揚中，不知付出多少心血，豈能輕易放棄？而且心中有個無形的交大影子在鼓勵，乃不顧一切竟然搭上了「江新」輪，順江而下。吉人天相，未遇空襲，我安全的到達了鎮江。當晚明月皎潔，伴我窗前，肴肉一碟，暖酒一壺，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獨酌無朋親，聊寄逆旅情！翌日清晨改搭小火輪，經瓜州沿運河直駛揚州。正式進校後，覺得揚中實在不錯。我進去的那一年，畢業生有一百零一人，除一人因家境清寒，無力升學，逕去中國銀行就職外，其餘壹百人考上交大者三十餘人，考上清華者三十餘人，其餘全部進了中央大學，考取率百分之百，而且都是著名大學，無怪聲譽遠播，遐邇聞名了。其課程似與教育部之進度大不相同。揚中把一般高中三年功課在一二年就教完了，高三教的是大學一年課程，如但名化學、達夫物理，甚至微積分。而且揚中老師如汪桂榮（數學）、黃泰（數學）、侯湘石

（物理）、厲志雲（英文）、鮑勤士（國文）不僅教學認真，諄諄善誘，而且很會猜題，八九不離十，我看他們個個都是交大迷，在上課時總是交大、交大說個沒完，提醒大家注意；對清華也頗了解，他們能看出每年的畢業生什麼人可以考交大，什麼人可以考清華，弄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建議學生照這個方向去考，交大注重工程，清華偏向純粹科學，其餘理科差一點的就建議去考文法，如中央大學等校。當時考大學不像現在的聯考可以填許多志願，考了甲校就無法分身考乙校，考了乙校就來不及考丙校。常常同時舉行入學考試，所以必須慎重選擇，量力而為，揚中老師把學生當作自己子女，全神灌注在他（她）們身上，了解得深切透徹，學生們也十分尊師重道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，衷心敬服，目為聖人，老師的話，沒有不聽的。學生從老師身上獲得信心，在考大學時，大都胸有成竹，輕鬆愉快，應付裕如，焉有考不上的道理！我之所以長篇累牘，用不少文字來描述揚中及當時的師生關係，實有感於今日的教育大不如前，今日的學校好像僅是一個知識的交易市場，缺乏往日的倫理師生之情，出校後更成陌路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的那種高尚情操，那裡去找？何處去尋？再談揚中的試驗設備也十分齊全，甚至連我讀過的中大、交大都望塵莫及（當然現在不同）。一年級有生物課，每人一架高倍顯微鏡，我想一般大學也跟不上；很可惜在如此優良的環境，讀書不到一個學期就要被迫逃難了。學期末終，學校就宣佈結束，撤往後方，匆匆了結，慌忙中各自逃回家鄉！

二十七年春天，我接到通知，學校已遷往四川合川復校，家中為我籌措了銀圓五十元，即日取道武漢，準備入川。在武昌聯絡處，中共也在招攬學生，凡願去延安者，即可入杭大。我未加考慮，仍照原計劃，先進揚中，按部就班的再進交大。不過此時由漢口往上駛至重

慶的各家輪船皆已客滿，根本買不到船票。情急之下，福至心靈，也顧不了許多，我打扮成工人模樣，肩負行李跟著一般碼頭工人混上了民生公司的「協慶」輪。是夜輪船啟碇後，我立即前往補票，當然船員不會把我丟入江中。有了一張無位的四等票，我便打開行李在船面甲板上席地而臥，但江風凜冽，刺骨難當，不過我心中充滿了希望，這點苦楚，也就微不足道了。船到重慶，下榻之後，很奢侈的以銀圓一元在青年會吃了一頓豐盛的西餐，以補連日在船上營養之不足。翌日見到了揚中校長周厚樞先生。因我來得稍遲，公費貸金名額已滿，要我以自費就讀，這盆冷水雖未將我的希望之火澆滅，但一時之間，也夠我煩惱的了。自從抗戰爆發後，交通阻塞，家書鮮通，事實上經濟已經斷絕，將來何以為繼，實在教人憂心，我只得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申請。感謝上蒼的眷顧，終於獲得政府的照顧，一個學期之後，我就吃定不付錢的貸金飯了。在合川，揚中與蘇中、淮中、上中等合併為國立四川中學，後改為國立二中，揚中來的僅有「聖人」汪桂榮等幾位老師，陣營雖不如在揚州時的揚中「原味」，但水準還算不錯，教學仍然正常可喜！

民國二十九年，二中畢業，在合川參加統考，剛剛考完最後一場，下午就來了一場可怕的大轟炸，濃煙蔽日，火光燭天，合川全城成了火海。這場大火燒了一天一夜，我站在二中所在地的城郊蟠龍山上，雖是觀火於隔岸，但也為死難的同胞，在內心滴血了。日本屠夫，怎不叫人痛恨！第二天上街巡視，但見橫屍遍野，血肉模糊，有的身首異處，慘不忍睹！一時，忽然傳說，敵機來了，大家未辨是非，只顧狂奔，互相踐踏，洶湧如潮，我的腿一軟，無法走動，被人推擠，跌跌踉踉，狼狽回校，幸而是謠言，不然我怎能逃得活命。如此一日數驚，人心惶惶，度日如年。不過經此一炸，我對人生也看開了，統考的得失也不太放在心

上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結果我被分發至中央大學化學系，志趣未合，容當後圖。當時交大以地處偏僻，交通不便，未參加統考，但交大的影子，在我腦中始終未曾抹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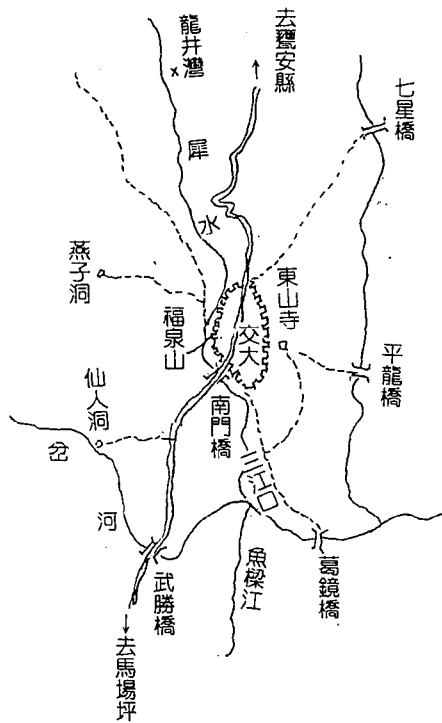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三十年暑假，在中大已讀了一年，念念不忘的仍是交大，乃申請轉學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依照我堅定的志向，獲得交大准許入學。學校問題獲得滿意解決，令人振奮，但隨之而來的是交通問題。由四川柏溪中大至貴州平越交大，千里迢迢，山重水隔，我將如何飛越，真夠令人煩惱。戰時車輛稀少，一票難求，就是買得到票，也非我力所能及。一籌莫展，不知如何是好之際，事有湊巧，有一南昌一中比我高班的學長黃觀賢兄，偕女友適於此時來柏溪訪友，與我不期而遇，相談之下，了解我的處境，頗為同情，便允予設法幫忙。他已入社會多年，交遊廣闊，言說他有一軍中友人姓杜的排長，駐防在他所居地附近的一個叫百節的地方，不久將調防至貴州，或可替我接洽到免費便車。得聞之下，欣喜萬狀。明朝袁了凡先生說過一個人的「榮辱生死，皆有定數」，我與交大之緣，豈非生命中早已註定，不然怎會有如此巧合之事？只是好事多磨，且聽我慢慢道來。黃兄言而有信，不久即有回答，一切OK，囑我早日動身。此時日機對重慶連日來襲，大舉疲勞轟炸，人民生活根本脫離了常軌，作息不定，誰也不敢出門。我從柏溪到黃兄住處或是百節，必須經過重慶。渡此關險，煞費苦心。於是我開始策劃，設定幾個據點，準備走一站算一站，在重慶沙坪壩及上清寺，我安排了到同學家落腳的地方。在一個大雨滂沱的下午，預計敵機不會來襲，我僱一葉小舟，沿嘉陵江，順流而下，薄暮時分，到達了沙坪壩，未稍休息，即坐一人力車向重慶上清寺進發。雨後初霽，夜色分外清明。平時原是供人欣賞的良宵美景，如今卻給我帶來無比的壓力，心情越來越沉重。萬里無雲，皓月當空，

正是日機侵襲的好時光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我一踏進上清寺曾同學的家門，即聞警報，重慶到處有防空洞，但都有固定避難人數，我是個外來客，怎能進去？幸而曾同學與他的姊姊以偷天換日的方式，他倆先進去，然後一人帶出兩張通行證，渡我進去。一夜彈聲隆隆，天搖地動，重慶大遭禍殃，翌日清晨，敵機一去，從防空洞出來，即請一小工，挑著行李，急速步行至重慶城南的儲奇門，準備橫渡長江至對岸的南岸，也就是黃觀賢學長的住處。誰想渡輪為避空襲，已逃往下游去了。幸而重慶霧大，讓人稍能安心，但一等再等，濃霧漸漸消散，而渡輪遲遲未來，我的心急得幾乎要跳出來了。儲奇門江邊，未見有任何防空設備，敵機一來，哪裡去躲，哪裡去藏？這、這、這如何是好，真是急煞人也。好不容易煎熬至十點多鐘，渡輪終於姍姍的來了，渡過長江到達南岸，與黃學長寒暄未及數語，又拉警報，還是照在上清寺的辦法，由他與他的女友，把我渡進當時財政部的防空洞，一天過去，敵機遠離，出得洞來，他的辦公室門窗俱裂，在這生命的危境中，我又逃脫了一次。及晚，我與黃兄說及免費便車之事，他說須到重慶去接洽。老天！好不容易剛從重慶過來，現在又要回去，再闖鬼門關，多麼叫人為難；但不去也不行，無奈第二天一早硬著頭皮隨黃兄再次渡江。接洽的結果，得知部隊駐防在百節，離南岸約二三十里，中午時分急急趕返，還好這天沒有轟炸。傍晚時分，我向黃兄告別，準備連夜趕到百節，黃兄給了我一封介紹與杜排長的信，我僱了一輛雞公車，此車只有一輪，輪架的兩邊，可以坐人，也可以置物，由一人推動，是非常原始的交通工具，在戰時的後方十分普遍。吃過晚飯，急急上路，從此離南岸市區越來越遠，空襲恐懼漸漸消除。月白風清，夜涼如水，輪聲轆轤，雞犬相聞，在這荒郊曠野，僅有我與車伕兩人，形影孤單，好不淒涼！為了打破這

可怕的沉寂，無話找話說，天南地北，倒也輕鬆許多，如此相與談笑於途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破曉時分，來到百節，小街寂靜，大地尚未甦醒，我遣走了車伕，就一店家門前石階隨地坐下，一夜未眠，頗感困頓，朦朧中酣睡路旁。不久，人聲嘈雜，驚醒過來，日已三竿。在店中寄妥行李，匆匆果腹，瞬即上街，打聽部隊蹤影。東問西問，莫知所云，有的說部隊已調走，有的說根本未見過這個部隊。戰時部隊行蹤保密，理所當然；就是重慶方面，也僅告訴在百節，並未說明詳細地點。百節是一小鎮，應該不難打聽，不料到此就是如此茫然。從清晨問到中午，從中午問到黃昏，問來問去仍屬徒然。夜幕低垂，我形單影隻，踽踽獨行，信步所之，不覺來到街背的一條小溪邊。仰望遙空，鄉關何處？途窮路末，倍想親朋！但願蒼天保佑，指我迷津。無奈中，且坐岸邊，細細思量，思前想後，如何是好？是前進，還是後退？若前進，旅費怎籌？何況車少人多，票難到手，如何成行？若後退，再回柏溪，既已轉學，學籍自成問題，而同學之熱情餞別又將如何交代？更困難的是又要重蹈重慶虎穴。來時因有交大的鼓勵，赴湯蹈火，在死不辭；而今鐵羽而回，哪有這番勇氣？此刻唯一簡便之途，就是往前面水中一躍，則一了百了，萬事皆休。淚水漸漸從眼角流下，視線也漸漸模糊了。冥冥之中，無端一驚，驀然回首，兄姊等親人恍惚就在面前。不，不，不能輕生，我不能離開他（她）們，他們不是在盼望我有一天能回家嗎？！這一警覺令我猛然起身，迅速的離開了這危險的溪邊。回到店中，剛一坐下，忽聞喇叭一聲。靈感一閃，好像是一聲希望的呼喚，我衝出店外，見一軍車，當街驟停，我上前舉手敬禮，持函恭問。一經交談，我幾乎暈倒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原來我要問的就是他們的排長！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得聞之下，欣喜若狂，我

貴州平越城及近郊簡圖

北



簡直是中了第一特獎！感謝上蒼，如此厚愛，救我於絕望，援我於倒懸。也要感謝祖宗踢我一腳，叫我驀然回首，否則我早已變成無定河邊骨了。原來他們部隊離百節尚有二十華里，但仍屬百節地區。戰時保密，軍事行動不能公開，一般百姓自然無法知道。來到部隊高興的見到了杜排長，他也正在盼望於我，因黃兄早已去函介紹。他們是好友，我的到來，自然熱情款待，一見如故自不待言。他說部隊開拔尚無確期，我聽後雖不免擔心卻也無可奈何。且稍安無躁，一切聽諸上蒼的安排。第二天杜排長約我遨遊南溫泉，此地為我早已嚮往之處，自然樂意。遊罷臨去，我順便招待他們午餐，我身邊錢雖不多，此後打擾他們的地方亦不少，先在此作個人情，雖是打腫臉充胖子，也是為人之道。飯後回隊，不意天降大雨，我們在無篷的軍車上，大家成了落湯雞，連內褲都濕透了。如此狼狽，無法前進，只得就路旁一小

店暫避。大雨一夜未歇，只得在此過夜，每人一竹椅，權充床鋪，終宵風狂雨驟，寒氣襲人，衣單體弱，我便因此感冒而轉為瘧疾了。軍營之中，臥病一周，雖有軍醫照顧，病況迄未痊癒。好在年輕，尚能支持，不過交大註冊限期，迫在眉睫，而軍隊開動尚無確期，真是「過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滾油煎。」我內心的焦慮並不亞於昔日伍子胥的過昭關也。日長悠悠，令人難熬，幸而老天見憐，盼望的一天，終於到來，杜排長請我坐一輛載滿汽油大桶的軍車殿後，十餘輛載人的軍車則在前面，一有車子汽油用罄，即由我車補充，同時也有讓我監視油車的含

意，以免司機盜賣。一路上勤務兵對我十分恭敬，鋪床掛帳伺候周到，此皆因杜排長對之禮遇也，感激之情，至今未已！行軍數日，終抵貴陽。我與杜排長萍水相逢，相識與相處雖僅數週，但已建立深厚感情，在依依不捨中，互道珍重而別。此後軍旅蹤跡飄忽，魚雁鮮通，從此天涯海角，再逢無由。多少次，我問夕陽，朋友，你在何方？沒有你我怎能到達交大學堂！此時當我執筆撰寫「交大與我」時，再一次的我又想起你——我的貴人，杜排長！但願你身強體健，福壽安康！

與杜君握別後，我獨自一人搭公車來到一處叫馬場坪的地方。此地離平越尚有十餘華里，乃雇一挑夫相與步行，約半日終於到達朝思暮想的交大校門。遇二中同學陳仁憲兄，他以識途老馬帶我辦妥一切手續。別來話多，談至深夜始各就寢。

平越為一偏遠的山城，從南門到北門只有

一條小街，其餘都是一些小巷道，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兩銀大概說的就是這裡。如果不因戰亂，交大也不會遷來此處，但烽火連天的那時，倒也不失為是一個避免轟炸的好地方。貴州平越交大由唐山工學院與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合併而成，唐院有土木、礦冶兩系，我選的是礦冶系。礦冶系教室在山城一隅的福泉山上，林木蔭蔥，倒是一個清靜安寧的讀書處所。山城人口不多，在街上遇見的幾乎都是交大人，同學們也差不多都能認識，尤其幾個漂亮的女同學，在這「和尚廟」中，更是顯眼，大家都能叫出她們的名字，當然也有些相貌平凡的。喜歡作怪同學把她們依照水滸傳中的星宿，前面加個綽號，以個人的特質，加以分類，分成天X星，地X星，漂亮的為天字類，普通的為地字類。有一年新春初一，女生宿舍一木蘭齋的照牆上出現了一張大紅榜，上面橫批是「抬頭見喜」、「早生貴子」，下面兩列則是依天字與地字號的芳名，同學們一看便知所指的是什麼人，她們自己也知道，只是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口，氣得要死，也無可奈何！當然也有暗自喜悅的，那是漂亮的一群。為了避免有人抗議，恕我不便在此舉例說明。

我進交大不久，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風潮，原因是學校對三系的待遇，有些差別。引起礦冶與管理兩系的不滿，事情越演越烈。土木系的主要分子朱泰信教授，被人痛毆了一頓，連鼻子都被打歪了。在一年級我是班長，被選為代表，學潮中我根本未發過言，只跟在高班代表後面搖旗喊吶，風潮對學校來說不是好事，但從某一角度對我們新生來論，倒是好事一樁，大家忙著看鬧風潮，把修理初來同學所謂的「拖屍」給忘了。所謂「拖屍」(TOSS)，就是整人的一種把戲，新鮮人(Freshman)如果油頭粉面、奇裝異服或是態度不恭、言語不遜，高班學長看得不順眼，那就十九要被整了

。方法是輕者當眾剪掉頭髮或剝去衣服，重者則由四人抬起手腳，同聲喊叫：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行動一致，前後左右搖盪，一人抱頭，一聲令下，高高舉起，猛然一拋，有時著地，有時丟入水池或游泳池，反正讓你吃足苦頭，飽受教訓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此種西方大學作風，也不知何時傳入我校。我們很幸運生逢其時，沒有碰到這種可怕的「傳統」。但也有人更不幸的是被牽連在四十個鬧風潮的代表之中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風潮越鬧越大，不可收拾，教育部派來大員也解決不了問題，而打朱教授的兇手，始終找不出來，校方無計可施，只好把礦管兩系的四十個代表一律開除。此一震撼非同小可，說得嚴重一點，等於判了死刑，至少被開除後。就斷了這四十人的生路，沒有國家的供養，就像和尚被逐出廟門，大家勢必流落街頭，慘死異鄉。在一個歲末殘冬，天寒地凍的除夕，佈告欄上貼出了好大一張紅榜，見者奔相走告，凡與此有關者，莫不驚恐萬分。就在這個守歲之夜，茅校長召集所有被開除的同學談話，說明學校處理此事的苦衷。正當茅校長懇切陳詞時，不意人叢中忽然有人高舉右手，大聲喊叫「我是兇手」！大家一陣錯愕，他要求校方不要濫殺無辜，要處置就處置他好了。此話一出，震驚全場。他這一舉動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，大家哭成一團，而茅校長也淚流滿面，不勝心傷！此人非他，乃當時礦冶的李桂方同學是也。其實李同學並非真正兇手，出手打人者，另有其人，學校為息事寧人，也未再追究，並及時撕下紅榜，收回成命，不然第二天見光後，全校知道，處理就大費周章了。李學長犧牲自己來救別人的英雄事蹟，不僅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，也感動了在校外的校友們。原本校友就把同學視為自己的兄弟兒女，於是盡力設法營救。李桂方同學在平越交大雖被開除，受了處分，平息事端，聽說校友們卻把他轉到重慶九龍坡的上海交大，終獲畢業，

幸秋潭攝於揚州二十四橋畔
(唐朝杜牧有詩云：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未凋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)

沒有荒廢他的青春和大好前程。由此也證實校友愛校之深與愛護同學之切了。

風潮撫平後，恢復正常。此時抗日戰爭，外面正打得如火如荼，平越卻因地處偏僻，聞不到火藥味，一如太平盛世，歌舞昇平。在有校慶典禮時，我還粉墨登場演過兩次戲，一次與倪志鏘兄合演武家坡，他飾王寶釧，我飾薛平貴；另一次則與曾憲仁兄同台演梅龍鎮，他飾李鳳姐，我扮正德君。倪兄現已退休，息影蓉城；曾兄則已去世，不勝悼念！在我流亡期間，軍次西北的姊夫姊姊，曾予我多次經濟上的援助，只可惜錢到學校，有時被盜領(事務股的一位辦事員)，有時被侵吞(在九龍坡為我轉信的同學，此時我正在逃難途中)，人心不古，徒喚奈何！

民國三十三年，平越不再那麼平靜了，戰爭威脅，逐漸接近。到了冬天，倭寇鐵蹄已逼近廣西獨山，交大師生，倉皇逃走，避禍四川。逃難人馬，路分兩途，一出南門經馬場坪搭便車至貴陽入川。但在馬場坪搭車，十分困難。當時的運貨卡車載一條「黃魚」索價甚高。「黃魚」就是難民的代名詞，載「黃魚」就是把人當貨一樣的運載。僧多粥少，想當黃魚，也不一定當得成。當時在馬場坪人多車少，等上一夜多未走成，露天之下有人一覺醒來連行李也不見了。教化學的林炳光教授就丟了行李，找不到自己的，他也毫不客氣，把別人的行李挑走。此時顧不得斯文掃地，什麼士大夫形象了。情形之亂，無以復加。人們見由此走不成，又折返平越，另謀出路。第二條路出北門，走甕安，過遵義、經涪陵、綦江而到重慶，我就是走的這條路。一路跋山涉水，夜宿荒村



。未晚先投宿，雞鳴早看天。竹籬茅舍，隨遇而安。若過小鎮，則就地設攤，賣掉部分衣物，換取食糧。黔蜀省道，驚險有名。婁山關上，吊死崖前(原名釣絲崖，以地形險惡，車禍頻仍，遂改此名)，冰雪載道，路滑難行，人仰車翻，險象叢生，手僵腳凍，艱苦備嘗！至於七十二拐更是令人望之生畏，路長坡陡，行人斷腸！我們年輕的尚且如此，其有家眷者就更苦不堪言。我親眼看見學校註冊組長(已忘其名)挑著一擔籬筐，一籬置放衣物，一籬坐著幼郎，氣喘吁吁，步履踉蹌！其夫人緊隨其後，精疲力乏，掙扎徬徨。如此慘象，至今難忘！人是如此艱辛，燃燒木炭的汽車，也不例外，氣喘如牛，在七十二拐的陡坡，無法爬上。戰時一滴汽油一滴血，十分珍惜，因此木炭汽車大行其道，成為主要交通工具，但性能不良，拋錨頻繁，停停走走，比人快不了多少。尤其上坡路段還不如人，有時在我們前面，有時又落到我們後面，類似龜兔賽跑。這比喻有點不倫不類，把人比喻成烏龜，但事實十分相像。有人說在春秋戰國時，中國就有了木炭汽車，不然孔夫子怎麼會有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的謂嘆呢？日出上路，日落投宿，如此步行，走了半個多月，來到一處名叫涪陵的小地方。這裡有水路可通重慶，水路有時水小灘淺，有時水深如潭，只能通過一種沒有龍骨的小舟

，一人持篙，即可撐行。離陸登船，倍感輕鬆，搖搖盪盪，不亦樂乎！正當大家陶醉於山光水色之際，忽然砰砰數聲，不知來自何方？船家了然於心，立即靠岸，但見岸上有人持槍對著我們，喝令每人交出銀元一元，否則休想通過，大家無話敢說，乖乖由之。經此一嚇，原來歌聲笑語，而今噤若寒蟬，一路沈寂。近晚到一小村，大家飢腸轆轆，需食甚殷。正好有一農婦，煮飯一桶，可資出售，約十個銅板一碗。初時大家排隊，秩序尚佳，不久人多口眾，爭先恐後，蜂擁而上，搶奪一空。適才被人搶，而今去搶人，孰是孰非，難做定論，尤其在亂世，更是無理可言！船到綦江，我們捨舟登岸，此地已接近重慶，交通較便，旋即登上汽車，終於到達戰時陪都重慶，學校把我們安置在嘉陵江邊的貓兒石一座校友經營的紙廠，總算安定了下來，管吃管住，大有賓至如歸之感，不久便被送到璧山丁家坳。此地比平越更小，是一處農莊，臨時搭建的校舍，簡陋無比，鋼筋以竹片代替，水泥以黃土充當，先用竹子編排成片，而後糊以黃土就是牆壁，屋頂覆以稻草，如此房屋倒也冬暖夏涼。在戰時有此棲身之處，並有書讀，還能奢求什麼呢？只是教科書紙張之劣，叫人不敢恭維，粗黃如便紙，無奈也就只好將就了。生活雖是如此困苦，我們照樣畢了業，仍然是金字招牌的交大人，此時我感到我的毅力沒有白費，所謂「有志竟成」，確是至理名言！

民國三十四年畢業，日軍投降，勝利復員，我被派到平漢鐵路，漢口的江岸機廠實習，這地方就是後來「文革」時期，樣版戲「紅燈記」一劇的演出背景。

民國三十六年春，我返家結婚，另一半也是交大人，就是同班四年，同事兩年與我共同長跑了六年的陳尚智。尚智是唐山交大電機教授陳茂康先生的二千金，她們姊妹皆是交大人，老大陳尚嫻，老二陳尚智均唸唐院礦冶，老

三陳尚廉唸唐院土木，老四陳尚勤唸上海交大電機，良師俊彥，一門四傑，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」，可算是道道地地的交大世家了。大姊夫王仲信也是唐院，與我同班在礦冶系畢業，我們六人在一起，就可開小型的校友會了。

民國三十六年秋十月，我去上海，當時正處於事業的十字路口，我去請教上海人人公司的沈家楨學長，他建議我去台灣，並介紹我給當時台灣工礦公司的負責人許邦友先生，我便如此這般的來到了台灣。我來時，台海尚稱平靜，一點也不覺得緊張。飲水思源，我深深感謝沈學長提拔我，使我脫離苦海，免遭「十年文革」的禍殃。交大校友提攜後輩之熱忱，於此更可得一明證。

「交大與我」，關係非比尋常。茲值交大百年校慶，聊述如上。及今思之，當年苦難，歷歷猶在目前。談的雖是我個人故事，但讀者從而可略窺當年流亡學生之一斑。凡曾流亡過後方者，其亦有感於斯文否？文盡於此，尚祈讀者不以細節繁瑣，雜亂無章。見諒是幸。

辛秋潭學長飾秦瓊，
在台北國軍文藝中心演出「三家店」之劇照

